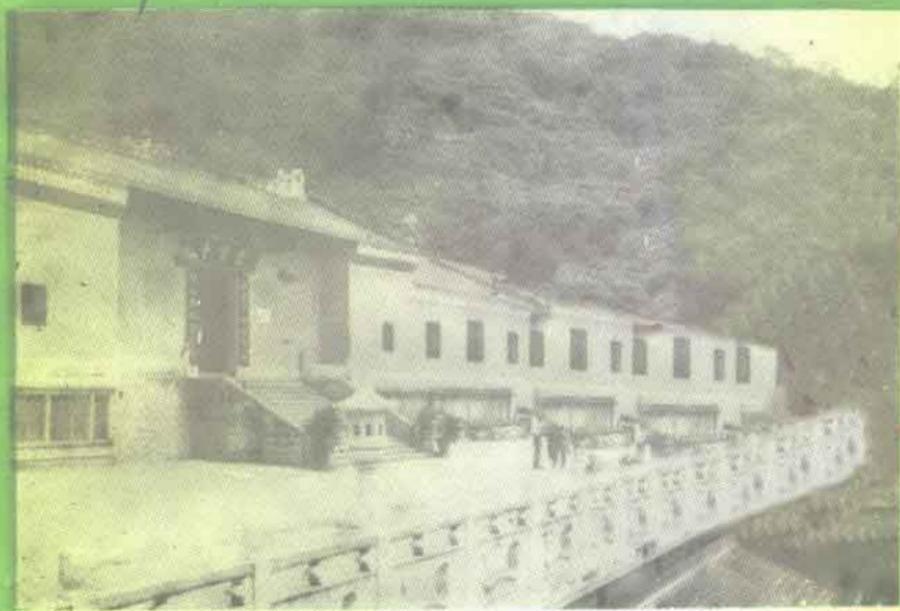


1912



端州文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肇庆市端州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端州文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肇庆市端州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 梁玉麟
封面设计 谢子熊
照片摄影 谢子熊

端州文史

(第七辑)

肇庆市端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787×1092毫米1/32字数80,000

1995年8月出版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1995年粤印准字第64号

肇庆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编者的话

《端州文史》第七辑与读者见面了。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95周年纪念日。他曾在1969年10月至1975年8月在肇庆生活、工作长达近6年之久，期间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四篇论著，被当今理论界和史学界称为《肇庆文稿》。本辑发表中共肇庆市端州区党史研究室张慧同志的文章《张闻天及其〈肇庆文稿〉》，以作纪念。

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继续惠稿于《端州文史》，特别是建国以来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史料。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带来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也为文史资料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适应这种变革的新形势，把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搞得更加生机勃勃，使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肇庆市端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年8月

兴民火柴厂是解放前后全肇庆镇（后改为市）唯一的一间职工超过百人的工厂。一九五三年，该厂被列为全镇开展各项工作的重点和先行单位，图为该厂民主改革完成后职工和工作队合影（局部）。

原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



聘書

肇慶縣人民代表會議第一屆常務委員會
公為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

茲聘你為肇慶鎮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此致

梁顯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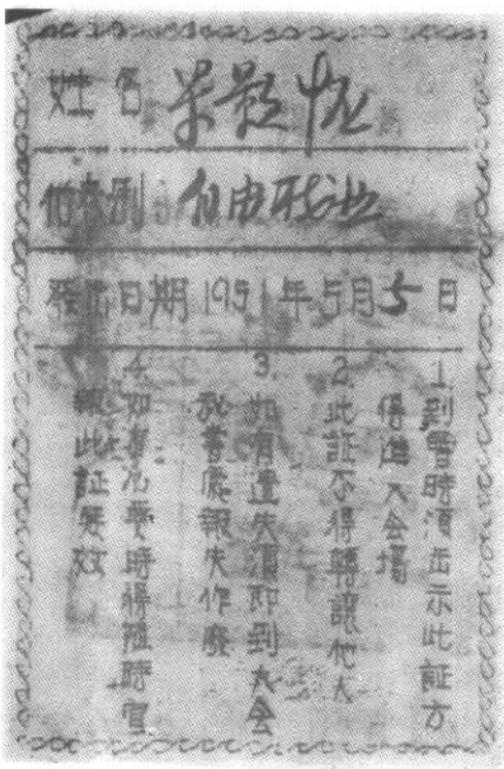
肇慶鎮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

这张高要县肇庆镇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证，是梁灏怀同志珍藏的，在他当年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录：“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代表肇庆镇卫生工作者出席肇庆镇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内容：抗美援朝；拥护土地改革；巩固城乡劳资关系；讨论工会法执行；做好镇压反革命工作；订立爱国公约。”

图为代表会议聘书



图为代表会议出席证正面



图为会议出席证背面

目 录

编者的话

- 张闻天及其《肇庆文稿》 张 慧 (1)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考 谢子熊 (12)
肇庆郊区人民公社的回顾 何达昌 (20)
粤西农业琐谈 刘桂兴 (27)
肇庆火柴厂的公私合营 曾宪瑞 张慧 莫小萍 (33)
肇庆古今修志漫谈 黄小红 (37)
庆云寺的殿堂与佛像 刘伟铿 (50)
永照蕴空和尚二三事 邓硕恩 (69)
端州播种结诗缘 洗铁生 (74)
梁羽生平简介 (77)
诗 选 梁 翡 (82)
针灸名医孔祥鸿 洗铁生 (84)
肇庆七星岩李霞绮题诗石刻与南明唐桂之争
..... 刘伟铿 (87)
怡园史话 吕志澄 谢子熊 (100)
百年水患话沧桑 洗铁生 (104)
略述我国姓氏起源及演化 郑文骢 (109)

张闻天及其《肇庆文稿》

张 慧

张闻天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我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历尽坎坷，矢志不移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闻天同志从1969年10月来肇庆，到1975年8月离开肇庆，接近6个年头。当时，他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而且是处在被遣送看管、流放的逆境之中，但他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为我们的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和理论财富，贡献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其中，被当今理论界、史学界称为《肇庆文稿》的著论，更是值得我们反复研讨和深入学习。

“肇庆文稿”是指张闻天同志在肇庆期间写下的《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四篇论著，共十万多字的文稿和笔记。文稿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总结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曲折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革”的“左”倾错误理论，论述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领导等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树起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身处逆境 奋笔疾书 留取丹心写汗青

我们要研究张闻天《肇庆文稿》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肇庆文稿》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写成的。

《文稿》正如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所指出的：“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的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这句话是张闻天在肇庆写文稿的真实写照。

再看看革命老战士，闻天伴侣刘英同志的追述，“肇庆6年，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青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的视力只有0.2了，他还是不停地读，他握笔的手已经不住地微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他读报特别仔细，政治变动的情况都分类记录下来。极左言论越来越离奇，个人迷信越来越严重，他忧心如焚，每每来回踱步，喟然叹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这一事件引起闻天极大震动，促使他决心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斯大林那样的个人迷信怎么得以在六十年代的中国疯狂地重演？从这时起到1974年，闻天写了近10万字的文章和笔记。”“他着重论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他深广地分析在我

国政治生活中这些关系存在的各种矛盾，从经济、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寻找产生的原因，力图从个别看到一般，从偶然看到必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谁都能一眼看出，闻天这些文章都是有的放矢，他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客观真理，在极左统治一切，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时代，闻天写下这些文章，说明他没有被‘文革’风暴击倒，他还是庐山会议时的‘书生意气’，确实具有理论家的胆略和卓识。”“闻天虽多书生意气，但半个世纪的斗争教会了他机敏老练”。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只能是偷偷写好文稿，秘密收藏起来，以至看管人员几年来一直没有发觉。文稿写好后，刘英帮助缮抄了一点。1974年7月，他写信约请外甥马文奇从上海赶来肇庆的住处，帮他缮抄文稿，抄不完就由马文奇秘密带回去抄写和保存。1976年9月，王震见到刘英同志，对她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在我那里。”那时还没有粉碎“四人帮”，刘英同志就把张闻天的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同志那里。粉碎“四人帮”后，王震同志将这批文稿转交给了乔木和力群同志。文稿得以留存下来了，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成为我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稿的一字一句，饱蘸了张闻天的心血，倾注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贞，体现出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最高奉献。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真知灼见实践来

《肇庆文稿》的产生，与张闻天同志一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张闻天常常讲：不深入

下层，不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连发言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提出工作建议和意见了。但“文革”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经多次写信申请，张闻天在1974年2月才得到批准，恢复党组织生活，允许到附近工厂参观调查。他不顾年老体弱，忘记重病缠身，频频外出参观，开展社会调查，以便充实他这几年搞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研究的材料。仅在1974年3、4月份短短两个月，张闻天就参观了近10个单位。1974年3月6日下午，张闻天与刘英在警卫战士陪同下，步行到肇庆通用机械厂（现肇庆第二机床厂）参观。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车间，下班时间到了，还舍不得离开。由于过度劳累和机器噪音影响，他突然一阵心绞痛，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冒了出来，他紧皱眉头，咬紧牙关顶着。陪同参观的同志见状，立即扶他在一张条凳上坐下，递上一杯开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片吞到肚里，休息了一会，病痛有所减轻。工厂负责人提出要用汽车送他回去，他回答说：“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了，吃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他又继续参观，直到把所有车间参观完才步行回去。那天，张闻天在该厂足足逗留了3个钟头。

在1974年3月到1975年2月，张闻天同志先后调查了广东仪表厂、肇庆地区钢铁厂、肇庆通用机械厂、肇庆工艺厂、肇庆玻璃厂、肇庆工农机械厂、肇庆火柴厂、肇庆塑料厂、肇庆新华印刷厂、肇庆饼干厂、肇庆无线电厂、肇庆纺织厂、肇庆木器家具厂、肇庆标准件厂、肇庆木器综合厂、肇庆甘化厂、肇庆酒厂、肇庆农机厂、肇庆西区办事处等20多个工厂、街道和郊区单位。在调查过程中，张老非常注意调查方法，和干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张老和干部群众说起话来，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十

分关心，问寒问暖，对工厂的生产情况，调查得非常细致。他的衣着简朴，态度谦逊，丝毫没有架子，使干部、群众都乐于接近他，愿意把心里话向他倾吐。张老特别注意讲求调查效果，每到之处，他听得认真，问得仔细，从生产设备到产品销售，从经营管理到经济效益，从领导干部到科室人员，从干部生活到工人生活等情况，总是口问手写，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素材，还要来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阅读分析。在调查中，他总是谦虚、诚恳地请教，询问他们所调查的材料是否属实，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张老这种虚心向干部、群众学习、踏实的调查研究作风，是非常感人的。他通过参观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给了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以有力的帮助，真知灼见从实践中得来。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高瞻远瞩 语重深长 理论丰碑照后人

（一）《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71年11月，张闻天在肇庆写的第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脱稿。这篇论文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目标还很远，决不能越过这个阶段而企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张闻天的这种观念，中肯地批判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超越阶段的种种“尝试”。

在这篇文章里，张闻天还提出了“人民群众是主人，党

是勤务员”这个党和群众关系的根本观点，告诫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张闻天还从两方面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党脱离群众的原因，其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们处在领导者和首长的一种特殊地位，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同时，在人民群众方面，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欺压，有些人也容易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现在的党政领导者，把他们看做官老爷，认为他们有权有势，往往对他唯命是从，把一切革命胜利的果实，都说成是他们的恩赐，说他们是群众的救命恩人，救世主，对他们歌功颂德，唯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人民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另一个原因。”张闻天分析的这两方面的原因，是十分切合实际的。这是给人们敲响的警钟，“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张闻天不但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还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首要的问题，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深入，发动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参加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使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为此，就需要党真正领会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领导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即群众路线的领

导方法。在这个领导方法中，必须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民群众是主人，而党不过是勤务员的根本观点。”同时，从组织上巩固群众路线这个原则的，“是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为例，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应该定期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形势和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的批评，听取意见，经过讨论然后通过决议等等。所有这些决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它们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这种民主形式，也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民主原则、民主作风的教育，同时要他们经常联系群众，面向基层，到群众中去蹲点参加定期劳动，轮换工作和学习，生活水平向群众看齐，防止各种特殊化，使他们既当官又当民——这些措施，在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者不脱离群众上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反映了张闻天晚年对于建国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于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在1973年9月，张闻天写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初稿。这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著。这篇论文，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明显而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谬论和所作所为。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不同层次和侧面论述了大大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及其规律。

论文中有这样两个观点：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是它的归宿点。”

张闻天同志指出：“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对“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文稿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张闻天指出：政治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必须从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牺牲流血，进行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的是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无产阶级的政治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政治路线“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

所以，论文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动员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强大推动力，对群众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